责编 张祎戶 刘宗伟 美编 张孙远 审读 于忠良 排版 姜 金

qdrbxueyuan@163.com

盛文强

盐 山

刚出水的银鲳容易变质。它们在网中奋力弹跳，看上去活力饱满，菱形的薄片身子，长久的不知疲倦的扭动拍打，力量来自体内的硬骨和厚肉。如此鲜活的生命，却像人的记忆一样，难以长久保存。

为了鱼肉的鲜嫩，归航的渔船上，渔夫向银鲳中倾倒了大粒的盐，翻搅，拍打，揉搓，鱼身上还包裹着一层海水，有些水珠被鱼尾抛到半空中，那些浑圆而又易碎的颗粒，飞到最高处，有了瞬间的停滞，随后坠回鱼群之中。

成筐的银鲳排列整齐，只让出了中间的过道。船板上停放的，是整个鱼群。就在不久前，它们还是匆匆赶路的鱼群，在海中忽聚忽散，它们的鳞片能感知水流细微的波动，可以避开同类的挤撞。在鱼群的内部，鲳鱼保持着礼让，它们自身多动的性格，使鱼群不断改变形状。那是一团劲力十足的烟云，却迎头撞进了大拖网。包围圈缩小，海水滤出，绞轮提起网兜，将鱼群带出水面。船舱里有银鲳的呼吸声——滋滋的水音，小股水柱的激射，水泡破裂的喧闹。还有鱼尾的拍打，打在了同类的身上，鱼的身子肥硕，就连拍打的声响也是饱满的。离开海水之后，身子骤然沉重，在它们的身上，还承担着来自同类的重量。刚才，它们还在海中瞬息千里，却在渔船上止步了。

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渗入鱼身。盐来自海岛北部的盐田。平日里，盐隐藏在海水中，在阳光的照耀下，海水蒸发，盐凝成了结晶。海岸堆起的盐山，成为海湾一带的制高点，一抬头就能望见。盐山已包围了海湾，雪白的山顶出现在窗口，在船桅之间，在忙碌的渔夫身后。常年的堆积，盐山渐呈险峻之势。到了正午时分，盐山白而亮，打开窗户，就会看到那些奇异的晶体层层交叠，光华缭绕。人工堆积的雪峰之上，传递着阵阵寒意。

粗盐苦涩，还掺杂了泥沙，不堪入口，只能用来腌渍。船中的渔妇长久劳作，手指浸在水中，泡出了褶皱，又浸了盐水，晾干后皮肤开裂，沟壑中露出血丝，稍一用力就会渗出来。盐山的脊背横亘在她肩上，风中飘散着咸味，在水盆中投入一把盐，盐粒消失，可以看到盐融化后的浑浊烟雾，经阳光一照，便在水中无处遁形。

鲳鱼在暗处风干，薄暮时分，船家的孩童拿了两条干鱼，在船头玩耍，在他的双手之中，各挥舞一枚菱形的银片，当做匕首，做出击刺状，在空中挥舞，劈开迎面而来的风。手指碰掉了鱼鳞，亮银的身子当中缺了一块。正在兴酣之际，他的母亲出现在身后，将鱼收回，孩子的后脑挨了一掌。

船后的桶里装着盐。落在盐上的灰尘，遮住了晶体的光芒，仿佛脏了的雪。顽固的灰尘，原本是海岛上的火山灰，它们无处不在，沉积为海岛，不甘坠落，又在风中四处飘散。暗淡下来的盐，显得格外狼狈。在船上，人们照样使用这种盐，它们裹挟的泥土，难以融化，在锅底积了厚厚一层。

一场大雨足以使盐山消融。雨点落下时，盐厂工人出动，蚂蚁般细小的队列出现在海湾，众人铺展开黑油布，所过之处尽变为黑色。有人爬上盐山，雨已经来了，他迎着斜坡向上狂奔，卷成圆筒的黑油布倾泻而下，终将盐山锁闭。阴云之下，雨滴明亮，东南季风送来的雨水浇灌着海岛，黑色的盐山哗哗作响，在夜里也能听到它的形状——峰顶响声微茫，如在云端，低处响声急迫，宛在眼前。睡梦中的盐山忽远忽近，雨水不知疲倦，向下冲刷，盐山浓黑油亮，盐的颗粒在沉睡，外面的世界喧哗，混沌一片，都与它们无关。

暴雨过后，黑油布揭掉，仿佛乌云退却，盐山重新闪烁白光，海滨一带格外明亮，栖在海滩上的海鸥受到惊吓，飞上了半空，在盐山周围盘旋。对海鸥来说，盐山是难以理解的人造之物，也是飞行时留意的标志物。忽明忽暗的山体，给海鸥带来巨大的困惑。几只海鸥从云端降下，它们平伸双翼，滑翔着掠过了海滩上的浅水，落在礁石之上，齐刷刷地回过头，望着那片突然出现的白光，不知所措。

李坤兴

心光如月

护荫楼顶十几年的阳光房半个下午便已拆得干干净净了。

不料，意外失去了才忽然发现，从此蓝天、白云、清风、朗月，竟扑面而来，尽入怀中！这不能不使我欢呼雀跃而喜出望外了！

午夜时分，在楼顶敞敞亮亮的露台上踱几圈方步，然后斜坐在藤椅上，跷着腿，自由自在地交替活动着脚踝和脚丫，慢慢地吃着一串玫瑰香的葡萄，时不时地咬一小块月饼，间或喝一口淡淡的清茶，安静地仰望着澄澈的天空中几抹微云伴着的一轮皓月，随便想想风轻云淡的心事，这应该算是一种别样的情致了吧？

然而，这显然是不够的。没有诗、书、画的晕染，剑、乐、舞的诠释，意、情、志的宣泄，再美的月光，也只是大自然里风、雷、电一样的短暂存在罢了。

月光，乃是嫦娥般的缱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眷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无穷无尽的思恋，与缠绵不休的月光交织在一起，特别能令人柔情似水、肝肠寸断！

月光，是暗夜里的一道灵光，让人徘徊复彷徨，宁静而致远。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写得极精彩：“……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以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是啊，被贬异地，同病相怜，清夜无尘，月色如银，想那浮名浮利，实在虚苦劳神，“不如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壶酒，一张琴，一溪云！”

然而，东坡先生可以时而欢饮达旦，高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而夜半不眠，踏月色而寻友同游。此中之落寞与快意，如今有谁能共？

无人能共也罢！月光既然如此皎洁，我可不想轻易错过，我且独自在这露台上一直坐到晨曦来临吧。

可是，这又何必呢？世间万事，一旦刻意了，就不再美妙了。所谓爱恋月光，只是自己热爱生活的一个写照罢了。月光，无非是一片能够照耀广袤大地的仅次于太阳的光亮。不管爱与不爱，无论赏与不赏，月亮永远都是那个月亮，月光永远都是那片月光，月色永远都是洒落在人们心田的一抹独特的色泽！古往今来，人们无非是采撷一缕或明媚或黯淡的月光，托妙理于窅远，寄情志于浩瀚，寓心绪于细微，尽情地抒发胸中郁郁芊芊的心灵之光而已！

月光啊，你这心灵之光，多么清亮、通透、温婉、静穆！

在月光的笼罩下，秋蛩的细鸣，正在此起彼伏，绵绵不绝。时有蚊虫在我的脸旁嘤嘤而过，甚至落在我的腿上，被我轻拂而去。只是渐凉的夜风似乎已被浸着寒意的秋露打湿了，令我的膝盖和后背确乎冷得有些瑟瑟了。我不得不起身找来一件外套，感受中秋之夜“披衣觉露滋”的况味了。

在这万家灯火彻底阑珊的时刻，云从海的方向飘然而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浓。月亮时而隐到云的背影里，穿行一会儿又从云里探出头来。“云破月来花弄影”，云影缭绕中的秋月，格外妩媚动人，令人心生怜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今夜的月亮，终将循着固有的轨迹找寻属于自己的归宿。而我的归宿，别无选择，便是那张属于我自己的席梦思床了。

过一会儿，我将沉沉睡去。月华似水，我陪伴了一晚上的月光，不知是否会轻抚般流泻在我的周遭？我只知道，在我的梦乡里，必定是海天一色无纤尘，月照花林尽琼瑶……

秋 也

东沟，一艘被搁浅的古船

东沟在村子最东头。与我们家老宅的屋基，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小土路。

村西梅花山上的石缝里涌出的泉水，捎着山妈妈慈祥的唠叨，娓娓地说给西沟听，又说给北沟听。它斜斜地穿村而过，在村子的东南角打了个迴旋，才袅娜地对南沟说去。说着说着，泉水就成了贪玩不肯回家的孩子，这儿一汪那儿一汪地盘桓着，留恋着。说够了，才与南沟的水汇合，欢呼雀跃着奔向村东的潴河。

逶迤而来的梅花山泉，使东沟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变换着无穷的魅力。无风时，它微波不兴明眸善睐，鸟儿对着它梳理羽毛，垂柳蘸着水梳理云鬓。微风拂来，它童心顿起，弄乱了镜中的倩影。粼粼的笑靥间，藏着数不清的狡黠和顽皮。水葫芦枝茎相接，叶片间秀美的小紫花巧笑倩兮，为东沟平添了许多婉约的诗意。

东沟是女人和孩子们的乐园。云淡风轻的日子，女人们环水而坐，赤足伸进水里。绾起的裤管下，露出秀美白皙的小腿。那时农村不时兴肥皂，她们将浸湿的衣物放到洗衣石上，用棒槌敲。每敲一下，都有细小的水珠“哧哧”迸散，像忍俊不禁的吃吃笑声。女人们一边抒情地敲着，一边聊些家长里短。小白菜的故事让她们泪水嘀嗒，笑话又能让她们笑成风中前仰后合的喇叭花……孩子们则在一边打水漂。那些轻巧的瓦片，从手里飞出去，在水面上蜻蜓点水凌波微步，像一个个轻功高手。有时候我们也下去，在沟边的浅水里摸蛤蜊。或者把洗衣石翻过来，研究鱼儿的卵。卵呈半透明，有点像鱼肝油，隐约可见鱼崽们黑黑的小眼睛。馋嘴的小鱼常常把我们当成美味，咬咬脚趾啃啃脚跟，弄得人痒痒的。男孩子会游泳，仰泳侧泳狗刨花样翻新，溅起大朵大朵的水花。

夏天雨水多。梅花山上下来的山洪，有时会和潴河上游泻下来的洪水一拍即合，让村东的庄稼地成为一片汪洋。水族们赶上旅游节，趁机会会西沟的朋友，走走南沟的亲戚。乡亲们却惶惶不安，怀里像揣着兔子。水里的青蛙，一点儿也不理会人们的心情，只管一个劲儿地起哄：咕儿呱、咕儿呱……

母亲说，东沟的青蛙是一对老夫妻变的。那也是一个多雨的夏天，洪水滔滔，通往潴河的土路被淹没。只有路边的杨树，还高举着呼救的手臂。老夫妻十分惦念嫁到河对岸的闺女，便拄着拐棍，抱着一个大西瓜去看女儿。老两口颤颤巍巍地趟过小路，过小石桥的时候，老婆婆手里的大西瓜突然掉到水里。她急忙伸手去捞，一失足也掉进水里。老爷爷伸出拐棍，想让老伴抓着爬上来，也被湍急的洪水冲进沟里……从那以后，每逢东沟发大水，青蛙们就大声呼喊着：咕（棍）儿——呱（瓜）、咕（棍）儿——呱（瓜）……

这个故事的洪水，常常从我的耳朵眼里灌进去，从眼睛里涌出来——老夫妻多可怜呀，变成了青蛙，还在找带给女儿的瓜！因了这个故事，我总是格外怜爱那些青蛙，从不去捉它们。甚至连它们吵飞了我的瞌睡虫，都觉得情有可原……

说也奇怪，东沟的水，即使在枯水期，也有一人多深，却从来没有淹死过人。小孩子追问自己是哪里来的，大人就会说：从东沟捞的！仿佛东沟里，住着我们的送子娘娘。有时候鸭子们恋沟，天黑了也不回家。大人抽不开身，就放手让我们去沟边赶鸭子。从小在东沟边长大，我们手脚脏了，就到沟里洗洗。也洗头，摘来沟南岸的枣树叶子，蘸上水揉出泡沫来，抹到头发上，洗出的头发又黑又亮。

冬天，沟里结了厚厚的冰，像一个天然溜冰场。老师和父母都不让我们到沟里滑冰。据说会掉进“风眼”（背风的冰薄处），被水鬼抓住，做成冰人罐头。我们害怕水鬼，却怎么也抵不住冰的诱惑。所幸东沟的水鬼很善良，除了偶尔开个小小的玩笑，让我们湿了鞋子，从未将哪个小孩子拖去做罐头。男孩们或坐或站在自制的雪橇上，两手撑篙一样撑着装了钉脚的竹竿，直行、绕行、旋转……既惊险又刺激，看得女孩们目瞪口呆。女孩没有专用工具，便拿脚下的塑料鞋底当滑冰板，小跑几步然后停下，被惯性推着滑一段。有时也两个人手拉手，一个拖一个滑，轮流享受滑冰的乐趣。男孩子最拿手的还有陀螺，拿着麻绳搓成的鞭子使劲抽，它就会飞快地旋转。有时鞭子稍在钢珠和冰面之间扫过，它就会像一个花样溜冰高手，来几个漂亮的旋转连环跳……

许多年后，我像水葫芦一样漂泊在异乡，成了众多想家却又不能常常回家的女儿中的一员。最想念的地方便是东沟，那片飘摇着粉紫色水葫芦花的水塘。

黎 权

平度走笔

（诗三首）

炕上的农民

坐在炕头喝白酒的老农
像一位英雄
面前的都是他亲手打下的

这辈子，见了牛筋草就要拔
对城市的橄榄枝视而不见
他拒绝，只因为对土地的顺从
种植番茄的经验告诉他
要尊重雨水的步伐。继续劳作
远超出医药和祈福的效果

他已经足够老了
甚至打算与牛筋草和解
暮年唯一的嘱托是
和贴着地皮生长的马唐一起
在乡村的瑞雪里烧成灰
混合一担春肥，催促麦子返青

孩子们，不用接走我
你们来取下一年收成时
照旧酿一坛新酒，洒在一个农民
自信而倔强的坟头

大泽山和她的葡萄

如果上帝是大泽山的建造师
他的心地肯定纯净无邪
并且唤醒了童贞
他要为葡萄造一座迪斯尼

山峰龇牙咧嘴，打北边过来
受命抱成一颗葡萄的形状
顺手剜一块蓝宝石，揉成碎波浪
铺在偌大的挎篮里面

派来最朴实的农民，表演戏法
连接一排又一排碧绿的葡萄
包围住他们的房舍
上山时，指使峭壁巉崖
在公路上列队巡游
下山后，诱惑坚硬的石头受孕
结出世上最娇嫩，最香甜的果实

一串串轻松幽默的葡萄剧
快活得来这里解闷的人
忘了解的是什么闷

围山河

清晨的阳光伏在围山河梢
蓝天白云，垂柳堤草
依次贴入河上
水面平静如镜面
晨练者心静如水面
鸥鸟衔来了一声清福
荷叶静谧如窗花
绿荫滤清喧嚣
水底沉淀下百般焦躁
平度城里这枚别致胸针
抚净诗人心上浮尘
营造出一方安宁家园

贺兰暮雪

风吹过80年代的青春

时隔经年，我间或会想起风姐。

1987年长风斜过的夏季，我不可能被录取的高考结束了。在等待中专录取消息的长假里，便去小学母校打零工。

这一年，兴起了简朴旅游风。宾馆、招待所、旅社忽然热闹起来。接待能力的不足，催生了一种奇特的产业，一些学校的教室被改造为临时旅馆。

我和伙伴们在母校百年历史的教室里忙着，窗外蝉鸣荷放，洒进老木窗的斑驳光影。一如多年前孩童眼中的学校，泛着某些不可预知的温熙。

招揽客人是我的第一项工作，学校的大头车载着我们去了青岛火车站。招牌、喇叭就绪后，我会跟老师学着招揽出站的旅人。未料及的是，客源生意居然极好。

教学楼内热闹起来。拎着四个暖水瓶到处送水，在客人白天外出时收拾卫生，那年我刚18岁。一位孤身来旅游的老者，专门给我讲打日本兵的战斗经历，我也看到了他腿上受过枪伤的疤痕。

几天后，我见到了一位秀丽的北京姐姐。她个子不高而身材标准，精致的短发，穿白色连衣裙。白衣飘飘的80年代，素净而清新的氤氲，浸润了少年的美学指向。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并称她为风姐。她很喜欢回校后找我聊天。两天之内我获知的所有信息是，风姐大我五岁，在北京某服装厂工作。因为即将为人妇，故带着未来的婆婆来青岛游玩。她喜欢读书，也喜欢打麻将。

我们总能每天见面聊天，逢谈起文学时，高中为之痴迷的古诗词给我许多卖弄的机会。风姐似乎每天也想见到我。在得知我下午休息时，她问及我住在哪里，我告知了距离学校不到十分钟的家址，并带她到楼顶指给她看一片灰色建筑的台东镇。

这个下午，我在楼下的大水龙池子洗菜，突然看到风姐走了进来。一种犹如梦境的不真实感使我忘记了关水。风姐笑着轻轻说了一句：我来看你。我们来到街上，坐2路电车去栈桥。

夏日的滨海，凉风穿过整条街道，我却有一丝暖暖的感觉。风姐跑去买了快艇票，乘艇出海时她异常兴奋，大声欢呼靠紧我时，我能闻到她头发的芬芳。

下船时已近黄昏，栈桥外斜阳一抹，青山数点。我们都不想分别，于是决定步行回家。从栈桥到学校，整整走了一个半小时。我特喜欢听北京话，大约就是从这段路开始的。这种陌生却似是故人来的友情，像依稀可辨的风铃声穿过树林，单纯又愉悦。

骊歌响起，到了告别的时间。两天后风姐带着婆婆离开了青岛，我因未看到她离校而有一些失落感。但之前我们互留了通讯地址，约定按时写信。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来信并随即回信。妈妈显然不喜欢我和一位外地陌生女人通信，而且她当天看到风姐来找我的情形。

我告诉风姐一个新地址，把收信的任务交办给了最信任的发小。她也不愿让未婚夫看到京青通信而有异议，于是按照我的方法，将去信寄给她闺蜜转交。这样的曲折通信，使得每次拆开外面信封时，都有一种异常美好的感觉，直至我去读书。

两年通信中，风姐曾给我寄来她在香山采的红枫叶，也曾吐槽家事的一地鸡毛。我们在邮局通过长途电话，还约好在我工作后北京再见面。

在参加工作后不久，我们的通信却戛然而止。没有起因，没有后续，一切都很自然。而后各自辛苦，在太窄的时光里我们都已年过半百。

风姐还好吧？每逢忆及风姐清澈眼神的时候，总有些夜船吹笛雨潇潇的况味。人生大约如此，单纯的友情即便有缘遇到，余年亦不必再度相见。偶尔在月凉如水的夜，望着窗外山岗上一轮静静的满月，会泛起对旧事的温暖和恍惚之感。

王太生

不 遇

访友不遇，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多有见之。贾岛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孟浩然的“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

不遇，少了一双温热大手的热情相握和一杯茶的相奉，多少让人有些失望。

不遇，留给人许多想象，他这是去了哪儿？人不在，一院子的花却开着；又像一幅画上的留白，没有遇到的那个人，他现在正忙着什么？是步行，还是骑驴；是出门赶集置办些零头碎脑，还是挑着一担花到集市上去卖？抑或是走在喧哗的街上，寻一家布幌招摇的小店，沽一瓶老酒，满足而归。

还是唐代诗人丘为还原了当时场景：轻叩柴门无人应答，窥看室内只有桌案和茶几。主人外出，错过了不能见面，失望之际，环顾四周，只见刚下过雨的草色愈发青翠，晚风送来阵阵松涛，吹拂窗户，望着眼前的清幽，平添了客人的雅兴，这又算什么呢？虽然没能与主人相遇，然而，这一趟寻访，遇见意外惊喜。

其实，不遇也是一种“遇”，撞见了一个人生活的真实状况，他所住的居处是打扫干净后的井井有条，还是杂物凌乱，门前长满杂草？是青苔绿痕映台阶的清寂，还是院落里鸡飞狗跳？

我曾经扛花提酒去看一个人，朋友不在，只能在他门前且等一会儿。忽然闻到一股久违的熟稔气息，原来是邻居家在烧柴火做饭，屋脊烟囱里飘出淡淡炊烟，让人一个晌午感到亲切。

不遇，其实比“遇”更有空间。它让你遇见那些清风鸟语，寒雀下空庭，日头光影，篱笆上的花，还有一种安静。

一种闲淡的人生状态，友人事先不约，也不招呼，就这么随意而访。人刚出去，门把手上尚留指温，此时，抬头四望，楝花落尽，春已深。

我当年去绍兴寻访，也曾“不遇”。在先生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那一溜围墙还在，然“紫红的桑葚，酸甜的覆盆子，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已难寻旧踪；犹见木桌上的那个“早”字，唯不见主人的身影，四周空荡荡。这样一种氛围，叫做怀念，或者怀古。

怀揣一份心灵地图，我曾访问那些江南旧园，总是“不遇”。主人如风而去，只留下拜访者寻觅的脚步在空寂的园中徜徉。扬州有旧园，名寄啸山庄，我曾数次慕名前往，主人出门去，沪上办学，留下湿漉漉的背影，在那长长的清阶雨廊。

寻常百姓之间的走访，友人刚出门，人在藕花深处。于是去寻，乘一蚱蜢小舟，在水天芳汀之间，终未寻见，却见人间四月，斑鸠乱啼，满川烟树迷，一城飞花。

有的人，有事欲出门，又担心朋友来坐坐，不遇。便在那门把手上留下字条，你来了，如果我不在，且先休息一会儿，门边有荫凉，还是花，请陪它们坐一会儿。

类似的情形，其实早在多年以前，有心的主人，在门楣上留一副对联，作自我介绍，字不多，却简明扼要。那次在绍兴，我还拜访了青藤书屋，难觅主人身影，但见古藤依旧，小园安静，徐渭老先生早已拄杖出门而去，留下一院子的凝绿空翠。书屋有一副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可代替笑脸、寒暄。

不遇，是满心欢喜之际暗生的小小的失落，不单单是人，也存在于与一些美好的事物之间。比如，看日出未遇、寻美食未遇……那年，在黄山，为看日出，半夜起来，伫立于山巅，等待日出，等待它喷薄而出的那一刻，却因天气转阴，云雾迷蒙，而未遇。又一年，浅夏的五月天，我在江边小镇，想寻那春馔江鲜，只是错过季节，终是不遇。

早一刻，迟一刻，也许不遇，这就是人世常说的擦肩而过。

你若想与一件美好的事物欣然相逢，要不早不晚，不偏不倚，比如，花期、潮汐……

其实，有一种遇到，叫“不遇”。你在不遇朋友的时候，却遇到了意外惊喜，遇到了其他。遇到古今心肠，淡淡惆怅；遇到了午后阳光，寂寞空庭；遇到了山色空蒙，云散云聚；遇到了门前一丛花；遇到了时光的白驹过隙。

不遇，还是一种真实，民间生活的平起平坐，不用预演和彩排的相见与相逢。